



重廣註揚子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
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
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
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
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疊疊而爲已
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
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

江陰
書

重廣
註揚子法言序

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
作亞聖之譏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
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
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荅
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
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
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
如五聲十二律面友戰理尚秘者則虛焉如

頰之孝書與經同雉噫秦縊孤嶺不闕文者

腰臘揭博沒齒之類甚秘而反闕之弗能正

如衆人所不能謊字者乃無辯如聖

干作不至於言不詰如殪傷而事不屬如遷

斷參辰議失旨如風不再實錄多愛周人而

之類舉失類如擊劍北賊莽已什其手是使楊氏

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

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

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

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知遘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旣沒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焚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

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
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
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秘而淵雖李
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
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
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
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
昧唐陸德明云註旣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

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
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
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
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
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陞
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
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

之異因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坐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
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
昧死請

東止閣門投進以

聞臣驥犯

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
佐郎宋咸表

司馬溫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

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
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
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
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
之晉祠部郎中李執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
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
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
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
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
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
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
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
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爲精

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異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揚子篇目

學行

吾子

脩身

問道

問神

問明

寡見

五百

先知

重黎

淵騫

君子

孝至

重黎篇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
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違也請問蓋天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後漢張衡傳衡字
平子善機巧尤致思之天文陰陽歷算安帝
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召拜郎中遷爲太史
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
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注漢名臣蔡邕曰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

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
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
得其精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論
曰崔爰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
化注撰碑文也

本朝元祐初蘇公頌進儀象狀曰古人測候
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規天矩地機隱
於內上布經躔以日星行度察寒暑進退如
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
今新舊渾儀翰林天文院與太史局所用是
也又案吳中常侍王蕃之渾天儀者羲和之
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其爲用也以察三
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

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
天儀銅渾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由
是而言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盡妙云云
見新儀象法要

新纂門目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李乾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顏師古曰舛相背大氏詆

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大氏

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辭異

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高雖反其字從乎。光曰光謂氏下脫不字

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

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
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
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顏曰撰同象論
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咸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

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
使令說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

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
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

成顓固而蒙昧也光曰倥音恣于情性

空侗音同又音通顓與專同

用聰明不開閤塞之謂也訓諸理

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

道以開明之也秘曰於是聖人貴學乃訓

以仁義禮智信之正理撰學行秘曰撰撰述也古或通

非學則不能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為先

學行之上也秘曰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

言之次也秘曰能辯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次

教人又其次也咸曰行性而言詭可以為師

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人故又為其次

咸無焉為眾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為下矣。○祕曰三

者無一斯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

學已乎音求者皆不音倣此曰未之好也

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

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

學者修已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

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祕曰天

信智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祕

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其如將復駕其所說則

道豈不在茲大儒也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

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傳言如此則是

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祕曰金口木舌

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

儒止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洵于路孔

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光曰

復扶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言性有能否不

由於學故為無益。○祕曰孝經說曰性者生

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

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礮諸有玉者錯諸

不確不錯焉攸用

確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

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

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確虛紅切焉於虔

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確則不能斷割雖有

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

確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

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祕曰學而至道質

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確而錯之隨其

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

德愚者學以寡過

豈得謂之無益也

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

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

止焉不欲以能彊人也○祕曰止焉則止也

○光曰不學則盡其大質而止矣不能復進

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

斲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

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肖類也

螟蠕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

尼又速於是○咸曰螟蠕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

祝而化之以變為已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

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祕曰

詩草木疏云螟蠕桑上青蟲螺贏細腰蜂言

光曰螟音冥蠕音零螺音學以治之其性

思以精之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

改譚名譽以崇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疆不息

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孔子

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

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

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去

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

秘曰羿與逢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

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

各捨其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光曰昔義

曰逢薄紅切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蠡蒙

宜讀如字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

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

不可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彼名也咸曰羿

般之處一焉而已矣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

一故揚荅以下文秘曰或人謂曰川有瀆

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

名之或人問般昇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
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昇之徒猶山川周
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
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
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
依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
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
嶽瀆為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
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祕
曰周孔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
一而已昇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
者甚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吳宋本作衆人
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或問世言鑄金可
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鑄歟此問○祕曰或人謂三品之金皆可鑄

為黃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曰

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或曰人可鑄歟曰

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殆庶幾○光曰借問

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或人踰爾曰盲哉

他物為黃金何以異此

問鑄金得鑄人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

重焉○祕曰或人悟盲問妖妄之鑄學者所

以脩性也禮智信也仁義視聽言貌思性所有

也學則正否則邪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

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
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
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師哉師哉桐子之

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

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為侗字之

誤也雄自序學行云空侗顯蒙此曰侗子者

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

洞無所據焉○秘曰此章言學為王者之事

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

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

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

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

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

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言

也人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

得其人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而師之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秘

道者多矣○光曰師者一問之市不勝異意

先正已而後能正人一問之市不勝異意

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咸曰闕
然○光曰闕下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問
降切勝音升

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

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言○秘曰一開猶言一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習平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習乎習歎所玩習○光曰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歎習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况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類於此人之道明則於戲光曰宋吳本作嗚呼音義異端自息矣於戲光曰上音嗚下音呼又許宜切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秘曰習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之勝

於五經也况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審而已矣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或曰焉知是而習之秘曰道家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光曰亦非儒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秘

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秘曰儒學者本聖人之道乃王者之故事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

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間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或問進於道曰水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光曰為**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永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秘曰盈科則漸進也○光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

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秘曰鴻漸于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光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請問木漸○秘曰易曰漸之滿而後進也**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秘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柶後進也**

者歟斧藻猶刻柄丹楹之飾案櫨也。祕曰

文飾也鳥獸觸其情者也祕曰無衆人則異乎

乎觸情。光曰人為萬物之靈賢人則異衆

人矣奉宣訓誨。咸曰賢人豈特但能奉宣

衆人。祕曰賢者述之異於聖人則異賢人矣

制立禮教。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

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

人作之異於賢人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

其豈徒哉。咸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

情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誠有旨焉。○

祕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人而不學雖無

別於鳥獸豈強為之教哉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

學禮義之經雖夷曠而無憂柰如學者所以

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求為君子也習其文而已

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

安能立其業。祕曰求睠之馬亦驥之乘

而不得蓋有所未至也睠之徒也祕曰或

曰顏徒易乎睠之則是難至。○光曰易以鼓

切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

矣曰正考甫宋宣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秘

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

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公子奚斯常晞

正考甫矣秘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

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栢有芻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

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如不欲晞則已矣如

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

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咸

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

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

語爾雅荀孟之類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

末也故云世不尚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秘曰凡諸書

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

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或人啞爾笑曰須以

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

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

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

揚子卷一

揚子卷一

二

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曰大人之學餘不在焉○光曰啞於革切

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

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

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得祿利而治之譬

猶耕獵不得獲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是獲饗也耕獵如此利莫大焉○秘吾不覩

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咸曰參辰二星名晉

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成曰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

義也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秘曰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

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貴捨惡而遷善者聖人徒也書曰推狂克念作聖○光曰北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而不息則為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歸之不已

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秘

曰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光曰惡鳥路切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頻頻之黨甚於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

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鷓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晏賊害

糧食有損無益也○祕曰鷓斯鴨鷓小而多羣言頻頻黨比之人甚於鴨鷓之羣徒好賊稍梁而已矣○光曰鷓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伸尼之所

耻面朋揚子之所譏○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悅羣居遊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戲相從飲食而已

圭之富祕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亦曰丹圭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天下言治

生者祖白圭言揚子一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厘一區不如丹圭之富

則以仁與義咸曰先生有道之稱猶先覺先知之士市井相與

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祕曰彼利我義言當以義○光曰宋吳本

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今從之或曰先生生無

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

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

惟義所在○祕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

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或曰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

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猗頓曰

用監鹽起魯之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為餒矣○光曰猗於離切或人

以為顏氏之親曰彼以其粗曰施顏以其

精曰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曰回邪也顏其

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

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光曰粗干胡切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

為邪屢空不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改其樂為正

量也○秘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為樂

貴者之服下章言富不足慕此曰紆朱懷金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學也

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

內足不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

待於外爾乃說樂也○秘曰顏子樂或曰請問屢空

道故曰內或人樂物故曰外

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也○咸曰或人以揚

屢空為難非以嘲揚子之意也○秘曰顏子屢空何為樂內○光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空其內何

樂之有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

秘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然亦有苦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亦有苦乎光曰顏雖樂孔子之道曰顏苦孔之卓也豈能不以貧賤為苦乎咸曰言顏之所苦無他焉惟苦孔子之道卓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秘曰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光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吳本或人瞿然咸曰瞿然猶駭也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秘曰瞿疾視貌或本作懼祇當為祇何適之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光曰瞿音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慕之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所以為樂也

術業無心顏淵秘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今從李宋吳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為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咸曰或人疑孔顏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秘曰據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所立卓爾顏淵聞一知十顏之徒誰止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法言卷一



法言卷一
此卷之傳世者
皆出於此



